

人与自然

结识一棵树

时兆娟

四里店有棵婆罗树！很早以前，我就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。说话的人意犹未尽，还会继续补充：“传说世上只有两棵婆罗树，另外一棵在月亮上。”

在月亮上？那大抵是遥望夜空，捣药的嫦娥身旁，树影婆娑的那棵树吧？能和嫦娥比肩而存的树，肯定美得不可方物，相当值得一看吧！我自心里有了执念。

翻山越岭，临河前行，我们终于又一次站在了婆罗树下。

我围着婆罗树，来来回回地转。把我贪婪的目光注入树根、树干、树枝，来来回回地搜寻。

婆罗树好能沉得住气啊！万紫千红都在闹春，只有它还是睡眼惺忪的困倦样。褐色的树皮，还像冬天劳动的糙手般皴裂着，隐忍着。枝枝杈杈，还是冬天般寥落着，赤裸着。再次仔仔细细地看，才终于看到，每一根小树枝的尽头，露出了一个小小的苞。

这哪里是我想了无数次的叶影婆娑、流苏垂垂的景象？分明是一颗未曾苏醒、慵懒的迟钝灵魂。我这么殷切地远道而来，它竟波澜不惊，这是不愿来赴我的爱恋之约吗？

灰黄石质的葱窑窑还放置在原来的位置上，静静地！几位老人依着不远处一栋老房屋的半截石砌墙裙上看着我们，像是许多年的老邻居那样熟稔。直到我失望地停下脚步，询问他们关于婆罗树的故事。几个人才七嘴八舌向我们回忆起他们年少时钻树洞的快乐：孩子们就从粗大的树根形成的洞里钻过来，钻过去，月亮如银，洒在身上，风把他们欢快的笑声传到很远。婆罗树上那些成串的白色花朵和手掌样的树叶，在月影下特别美。他们生怕我不相信，急切地告诉我：“你等四里月来，那时满树的花朵雪白，每个小树枝的尽头都有一串，离老远都能闻见香味。我小时候，傍晚贴在树皮上，老树就像老年人累了一样，发出‘哼唧哼唧’的声儿，听着十分好玩……”说着童年，那些苍老的面庞上，竟出现了孩子般的红润和笑容。

他们的笑容突然间让我释然了。是的，为了结识这棵树，我做了很多的功课。婆罗树并非世上只有两棵。这是一种热带植物，原来产在喜马拉雅以南的丘陵山区。在南亚热带和北寒温带交界的方城，这的确是很稀少的一种存在。但在许多寺庙都植有婆罗树，比如北京的潭柘寺，更冷，更远，因为婆罗树是一种佛门圣树。它的树叶就像手掌的形状，多为七个叶片，所以别称七叶树。它的花朵形状好似塔状或烛台。每当花开，犹如手掌般的叶子托着一座座宝塔，又像供奉着一盏盏白色烛台。

老人热情地邀我们回头再来看婆罗开花。我嫣然一笑。美好的东西往往太过短暂，婆罗树的花期也是如此。我未必能在开花时节刚好到来。佛法教人放下执念，要顺遂自然万物，才能活得通达舒展。过分执着于形，其实会少掉很多乐趣。

那么，再来或不来，又有什么重要呢！即便不能看到它的花朵，能够遥望枝头，想像着自己是那浴着月色追逐的少年，在自然空灵的召唤下，能够暂且放下庸俗，有片刻的放空，用七叶状的手掌，提着宝塔状的花朵，行走在清涧旷野，那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梦境？

真的，想一想，只是想一想那叶影婆娑、流苏垂垂的梦境，便觉得是那般的美好！

灯下漫笔

何处寻得春方好

张志峰

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曾一度蔓延神州大地，但疫情的雾霾并不能阻挡住春天的脚步，春天仍是如约而至，山河无恙，春暖花开。

曾经被疫情挡在小区里的人们，在疫情基本被控制，小区大门开启的时候，人们便像开闸的洪流，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已是人间四月天。阳光明媚，人身如沐，风儿温和，拂面如酥。趁着春色初染，先到美丽的小河边去走走。四月初的淇河，碧蓝如镜，清澈如洗。河岸已现勃勃生机。梅花在初春时节里，还灿烂地开着。一丛丛的黄色的迎春花，攀附在河崖上，迎风招展。河畔青芜出，堤上柳色新。河边的小草，已从一片片干枯的乱草丛中钻了出来，绿芽尖尖，河岸的柳已吐出细细的小叶子，细得像美人的眉。成群的野鸭在河中凫水，或掠水嬉戏，或潜水觅食，偶鸣唧唧。

不知不觉到了仲春。仲春时节，暖阳、惠风、细雨，把万物调理的舒舒展展，鲜鲜亮亮。山青了，树绿了，大地被染成

了绿色。熬过冬季的石楠等冬青类的树种，像变色龙似的，叶子由暗绿变成浅绿，亮的发光，亮的流油。

各类应季的花，在这个春天的都市里，都一齐出来凑热闹。五岩山上，果花飘香。沟壑之中，到处都是樱桃，漫山坡上，到处都是杏林。樱桃红，杏儿黄的时候，采摘者云集，景色也更加迷人。鹤鸣湖畔，桃花正开，芳华烁烁。湖中飞舟荡碧波，岸上桃花香袭人。往时的臭水湖，经过这些年加大上游城市污水的治理，已变得清澈见底，成为旅游胜地。湖畔已建成的大面积绿色采摘基地，正在为扶贫工作助力。

在这山花烂漫、春韵如歌的旷野里，随处可见爱意浓浓的有情人，或登山观景，或临水沐风。

“春眠不觉晓，”春梦难醒，醒来便是莺乱语。灵性的候鸟，清晨即起，饮清露，出扶苏，“啾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勤奋的小蜜蜂，咬定花魂，排空驭气，穿梭枝花，采着花的精髓。

城中已是花海横流。鹤壁小城极具特色，路宽，树多，水渠多，公园多。小渠

道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，不断给城市输送着新鲜的血液。一座座绿化精致的街心小公园，像一片片绿叶过滤着城市的空气。花开时节，兴鹤大街两侧绿化带中的紫荆花先开了，开得满街粉红。无数小公园里的榆叶梅、美人梅开了，楚楚若仙子。接下来便是满城开放的樱花，气势恢宏，美丽壮观。最壮观的是华夏南路，十里长街十里花，被称为中国最美樱花大道。四月初樱花节开幕，数万樱花次第开，整个华夏南路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。那粉中透白的樱花，开得亮眼，红中透黄的樱花，开得暖心，黄中透青的樱花，开得清雅，还有那极红的碧桃花、深红的贴梗海棠花夹杂其间，比尽人间花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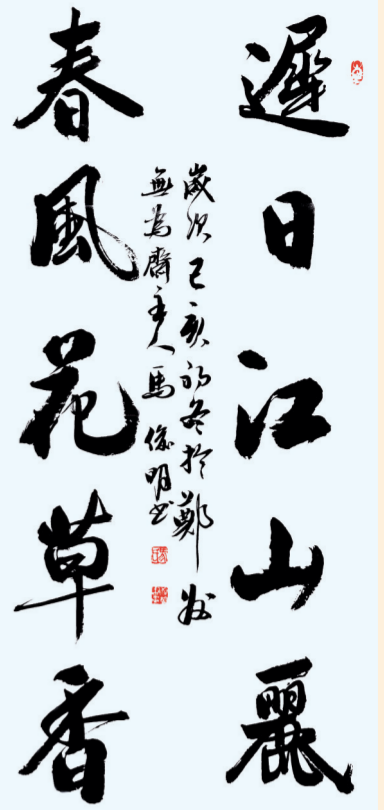
鹤壁的樱花虽然很美，但仍有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味道。曾感慨：“鹤壁樱花开满城，仲春时节最宜赏，近处赏花当可意，何必赏樱到日本？”

今年的樱花节期间，受疫情影响，减了不少赏花的游客。花开为何？怎奈空闹一场花事？美丽的樱花，绝有自赏之天质，有谁会孤芳自赏不是

美？花开正浓时，清明过后，又下了一场鹅毛大雪。正下雪时出来看樱花，花枝压得拖到了地面，花朵上压满了厚厚的雪，虽有些无情的味道，但仍遮不住花的美韵。有些熟透了的花，便被雪片打落，散落在雪地上，就好像雪地上铺着一块块彩色的地毯。“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花开花落，是世间常事，哪有只开不落的花？樱花过后便是秋桐花、槐花、月季花，一茬一茬地开着，就像这座充满活力小城一样，月月都有新的变化，月月都有新的故事。

花嫁春风无须媒。春将老，物华休，休言春空，看那枝头。满山遍野的果树，花谢处，已挂满了一串串青涩的小果。树颠布谷声声。田野里，万顷麦田正在孕育着大地的丰收。整个大地，呈现的则是一片喜人的景象。

春天是很美的，从疫情里走出来的春天显得尤其壮美。心中有美，方可见美，心里没有阳光的人，再美的春天也没有色彩。但是我们要感恩春天，拥抱春天，因为春天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希望，还有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

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(书法) 马俊明



源远流长(国画) 侯银源

春风

散文诗页

春之三碗

古保祥

春雨

己养成了白白胖胖，然后在春雨中尽情呼吸鸣叫。

雨中的小河魅力四射，一群鸭子尽情地挥墨泼毫，它们的书法没有被岁月收藏；鱼儿醒了，还没有从饥饿耐的冬日里稍稍补偿，但被一帮抓鱼的小孩子们收入囊中，成了珍馐。

我站在雨中玩水漂，一颗石头子，在河中像箭一样飞过，这是关于人类的把戏，浮光掠影，就好像我们的人生，虚实虚实，虚的反面招人喜欢，实在了反而让人嫌。

春花

秋月应该是春花的情人。或者是被爱情女神配错了的爱人。我幼时曾问过老师：春花为何配秋月，风马牛不相及。

连载



柳条相似。贻海和冯氏都看得呆了。就这么一愣神之际，突变手扶门框，软绵绵晃着倒下。冯氏惊呼一声，忙上去搀她起来，又走没两步，突变哇一声吐了冯氏一身，贻海赶紧上去帮忙，突变已是醉得七荤八素，顺便也弄了他一手一袖的秽物。贻海和冯氏顾不得许多，把突变搀扶进房间，放在床上，冯氏给突变解了外衣，盖上被子。贻海早退了出去，站在门口，看着身上黏腻腻的脏东西，哭笑不得。好端端地喝场酒，刚喝到心里痒痒，便喝倒了一个，确是有些扫兴。贻海待了片刻，起身到杂物间，脱了脏衣服，翻来倒去找不到替换的，这才想起军装被冯氏烧了，衣服都是捡的人家贾先生的，也就两三件能穿，昨天还被冯氏给洗了，眼下竟是无衣可穿。贻海不由苦笑，秋高已凉，他只只得找了条毯子，赤着上身，到院里盛了盆水洗衣。贻海自幼生活优渥，没做过洗涮缝补的活计，年轻游学从军，多少会了一些，总归是笨手笨脚，盆边水洒了一地。正狼狽间，却听见有人笑，回头看去，却是冯氏站在檐下，一手捂了口，一手垂在腰间，笑得

身子颤巍巍。贻海皱眉头：“被你家小姐弄成这个样子，你做娘的，还笑？”

冯氏笑道：“你这么坐着，倒像个披了袈裟的老僧。”

“我佛慈悲。”贻海摇头道，“赶紧让国军打回来，让贫僧脱苦海吧。”

冯氏笑得更厉害，轻摇小脚，来在贻海身边，挽袖推了推他，道：“这点事，还是我来。天凉，你去房里等着便好。”

贻海站起，让给冯氏去洗，却也不走，裹紧了毯子，在一旁看。冯氏刚刚换了衣服，好像还用洋胰子洗了手脸，一股暖香袅袅婷婷，弥漫在两人之间。贻海悄悄用力吸了一口气，竟如烟花三月的浓浓春意。冯氏一边垂头洗着衣服，一边笑着不语。两人一站一坐，谁都不言声，院外忽然有人敲了下门，声音不大不小，传进来分明是：“继续守候。”

贻海一怔，明白外边是牛少校。他身子一抖，顾不上跟冯氏说什么，径直快步跑到门边，低声回了句：“亲爱精诚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便打开了门。门口的果然是牛少校，一身长衫，戴着礼帽，寻常买卖牙商的打扮，门开一线就闪身进来，贻海忙关门上闩，急切道：“好多日不见，你怎么样？”

牛少校低声道：“城外。”冯氏早吃惊地站起来，两手还湿淋淋的。贻海这时才觉出不对，他赤身披着毯子，冯氏洗的又是男人的衣服，怎么说都难掩春意。冯氏自然也想到这些，急急匆匆牛少校道个福，转身朝房间里跑去。冯氏小脚不稳，转身时还踢到了小板凳，一副心虚至极的窘态。贻海本能地追着她的身影，直到进了屋子才收回视线。旁边牛少校想笑又不敢，尴尬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赵科长，这几天也还好吧？”

贻海猛醒过来，怎么想他的话，都觉得别有深意，只得苦笑着一叹，道：“算是好吧，整日苦熬，只是没死而已——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

牛少校低声道：“城外。”贻海忙道：“有何消息？”牛少校伸出两个指头，道：“最快明天，最迟后天，就要反攻了。”

“鬼子有援军吗？此役胜算几分？”

冯氏倒泰然如常，做什么都是端端庄庄，浑身的拒人千里，让他密密麻麻的话凝聚成团，挤在喉头说不得。而贻海偏又是吃软不吃硬的性子，她越是如此，他越是百爪挠心，非要弄个清楚不可。冯氏如何不懂贻海心中所思所想，但他心里有鬼，冯氏便是照妖镜，照得他那点心思无处遁形。几次尝试之余，贻海心灰不已，这女人实在难以捉摸。在他看来，女人被占了便宜，往往男人不认账，而那晚明明是冯氏主动过来的，也明明有过蚀骨销魂，如今不认账的却是冯氏；不但她不认账，还想捎带着让他也不认。贻海本不是喜欢纠缠的人，但天天大门不出，实在是百无聊赖，突变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，他也无心去招惹她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冯氏，还能说说话，逗逗趣，以解无聊。冯氏倒也坦然，说话也行，逗趣也行，就是不准他撩拨，一听见话锋不对，便闭上眼，摸出念珠来诵经。

贻海也是信天主的人，当然知道这是忏悔经，一时哭笑不得。如果冯氏矢口否认，又何必忏悔？既然在忏悔，自然是有可忏悔的过错。贻海便饶有兴致地听她念完，又想撩拨，不料冯氏一手抓着念珠，一手探怀，掏出一物握于手中，明晃晃赫然是那把剪刀。贻海再不敢轻狂，汕汕又坐了会儿，起身逃开。于是又过旬余，突变每日拆枪擦枪，冯氏每日诵经磨刀，贻海左右不敢靠近，索性终日躲在房里睡大觉。到了九月初九，正是重阳佳节，早上吃过冯氏烙的热饼，贻海起身又要回屋，却被突变叫住，道：“我说赵长官，今天是重阳，好歹弄点菊花酒来喝，可好？”

贻海一愣，还未来得及回话，冯氏笑道：“小姐那酒量，一两杯就要倒的，怎么自己上赶着要喝酒？”突变苦笑道：“姨娘别笑话我了，年年重阳，我爹都要把一家人聚起来，喝酒赏菊吃蟹的——如今困在这里，生不生，死不死，再没两口酒喝，真是没什么盼头了。”又朝贻海道：“赵长官是在北平念过大学的，没读过冯马东篱的《夜行船》？里面有关重阳节的。”

贻海便笑道：“那曲子太长，谁能背得下来？重阳节那几句还依稀记得——和露滴黄花，带霜烹紫蟹，煮酒烧红叶。想人有限

杯，浑几个重阳节？——是这几句吗？”突变点头道：“这倒让我刮目相看了。这首比你的《天净沙》名气小很多，你居然也读过。”冯氏道：“我不识字，倒也听得有些酒意了。小姐，你若能再讲几句，我便给你弄酒来。”突变便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冯马东篱有一首《行香子》——过了重阳九月九，叶落归秋，残菊满篱，风流——”贻海拊掌笑道：“劝酒，劝酒。”突变一怔，随即大笑起来。冯氏在旁奇道：“我还没拿酒，你们怎么就跟喝上了似的？”随即明白过来，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两句就是‘劝酒，劝酒’吧？”突变含笑颌首，于是三人一起笑在当场。

原来沈宅后院的夹壁墙里，着实藏了几坛酒，也不知什么年份，冯氏让贻海取来，趁着炉火尚旺，又炒了一盘豆芽，一盘蒜苗，权作下酒之物。苦于市面凋零，买不来什么新鲜菜蔬，豆芽蒜苗都是冯氏这几天自己生的，虽长得参差不齐，却也是生机盎然。三人围坐一桌，边喝边聊，不知不觉已是中午，冯氏说干脆连午饭一起吃了，便开火添煤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又弄出点

红薯、面食之类的佐酒。突变的确不善饮，却又抢着喝，一边喝一边拿着掌心雷舞来舞去，吓得冯氏花容失色。贻海自是懂行，见三重保险都关着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走火，便自斟自饮，看着她们微笑。突变又饮了几杯，直到面如绯霞，她喃喃讲着什么，忽地推桌站起，也不言语，摇摇摆摆便朝外走，跟风过

校，一生长衫，戴着礼帽，寻常买卖牙商的打扮，门开一线就闪身进来，贻海忙关门上闩，急切道：“好多日不见，你怎么样？”牛少校低声道：“城外。”冯氏早吃惊地站起来，两手还湿淋淋的。贻海这时才觉出不对，他赤身披着毯子，冯氏洗的又是男人的衣服，怎么说都难掩春意。冯氏自然也想到这些，急急匆匆牛少校道个福，转身朝房间里跑去。冯氏小脚不稳，转身时还踢到了小板凳，一副心虚至极的窘态。贻海本能地追着她的身影，直到进了屋子才收回视线。旁边牛少校想笑又不敢，尴尬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赵科长，这几天也还好吧？”贻海猛醒过来，怎么想他的话，都觉得别有深意，只得苦笑着一叹，道：“算是好吧，整日苦熬，只是没死而已——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牛少校低声道：“城外。”贻海忙道：“有何消息？”牛少校伸出两个指头，道：“最快明天，最迟后天，就要反攻了。”“鬼子有援军吗？此役胜算几分？”